

中原公司
總店：法界第一國曆月曆
分店：法界第一國曆月曆
大減價三十天

林華
煙香
價廉物美

天風報
號九十四百六第

本報小說刊
歡迎訂閱

華北通電
天津恒記號

酒樓
原復業

青年援馬抗日團
三三三

收回警權
津縣警務處

縣黨部經費
津縣黨部

商會各委員
津縣商會

十元洋錢三代吵一堂
老婦人

女兒失蹤
女兒失蹤

勇於私鬥
勇於私鬥

日軍入錦大凌河兩岸向激戰
日軍入錦大凌河兩岸向激戰

旅京同鄉
旅京同鄉

社評：哈埠白俄暴動
社評：哈埠白俄暴動

患淋者無憂
患淋者無憂

北洋大戲院
北洋大戲院

和春大戲院
和春大戲院

神效舒肝丸
神效舒肝丸

麝香化血丹
麝香化血丹

保險停孕丹
保險停孕丹

春風回夢記
春風回夢記

大陸廣告公司
大陸廣告公司

如蒙惠顧
如蒙惠顧

宋子文宅
宋子文宅

日外交官自輕如此
日外交官自輕如此

復別墅
復別墅

息遊
息遊

神效舒肝丸
神效舒肝丸

麝香化血丹
麝香化血丹

保險停孕丹
保險停孕丹

春風回夢記
春風回夢記

大陸廣告公司
大陸廣告公司

如蒙惠顧
如蒙惠顧

神效舒肝丸
神效舒肝丸

大陸廣告公司
大陸廣告公司

本埠兩次事變交通阻礙本莊贈彩二千元各界惠顧多抱向隅緣是一月一日起展期三星期俾資普及期滿準於明星戲院當衆開彩歡迎參觀

礙本莊
 多抱向
 期三星
 辰明星戲
 說

梨街棧

九綸綢緞莊

法租界

聲開展
 明彩期
 號星日二曆推

時際冬令各界正添衣
將各種綢緞衣料一列
價格再度創短提倡推
期爲限購料滿二元者
學一條花方及金銀

三三三
 得贈星
 照原減
 三候特

瑞星照像館
 最新最亮
 日夜相照

勞務市群大界租法



中
信
利
信
利

二儲蓄會

天
津
物
華
街
本
總
店
於
十
二
常
營
業
並
在
法
店
兩
處
設
有
分
店
歡
迎
諸
君
隨
意
光
臨
伊
在
總
店
認
明
商
標

樓金店
廣告
通今已恢復
月十五號照
租界藍牌電
左首設立分
律克己務請
惠臨竭誠
現下暫時
奉告

續集
野中人

何海鳴著

第十四回
莽將軍盡計葬鴛鴦
老學究冶游宴桃李

僅同劉金標兩個人去。其餘的人全暫且擱在前面，轉彎抹角，來到一個小院落裏。劉金標的嚮導，伸出手指向一所窗戶指了一指，劉金標就放腳跑步走到那窗戶前面，墊起腳跟在玻璃上，一處窗籠縫裏向內面用目一張，謝師長隨踏一切惟到金標馬首是瞻，也只照樣的偷窺着，誰知不窺猶可，一窺更使他幾乎氣死，也照樣裏面一張大炕，擺着煙傢具，他姨太太竟和那羅秋夢背靠着背的擠在一邊同躺著，羅秋夢睡在他姨太太身後，一條腿却跪起來架在他姨太太的身上。另一隻手又

穿在他姨太太頭頂裏，緊緊勾住了一個額，他姨太太伏伏帖帖藏在羅秋夢懷中。這時正燒好了一口煙，自己捨不得先吸，就這樣將一支槍遞到後面讓羅秋夢口中含着，她却替他拈煙籤子往燈上對火。羅秋夢吸了兩口，忽也客氣起來，將一支槍推向前面硬塞在他姨太太樓唇裏，定要請她吸他這點煙屁股。那種恩情禮體、風光旖旎，真是描畫不出，謝師長看了，心裏差一點沒立時暈倒，一手也搭在劉金標肩上，藉此立定了腳，才暗暗發狠道：「好，竟比對待我這好呢，我爲了你們，煙癮早已發作，可憐煞到這般時候，人都快死了一半，可是我的女主人，又向家沒有半點虧待你，害得我這樣不算，反陪着小白臉在此地很快樂的抽煙，一些也不怕肉麻，一些也不怕罪過，這叫我看了，我還能饒你嗎？到底更下決心，萬無輕恕，就抽了劉金標正開道，不用着了。」

社會
長篇

湖海平生

主 張

第一章 一個時代裏的小學生

五〇一〇

更不容易將兩個字連綴起來成一個美備無疵的新的芳名。登時一覺著在那裏，一言不發。還是那水手替他解圍道：「誰叫你們今天考我們少爺的文章呀，把個名兒有什麼不好改的。慢慢改就罷了，何必急在這一個時候，反耽誤旁的工夫。」勞生也藉此推諉道：「一總想不安十分好的，隨便說出個平常的名兒來，又怕你們還是不喜歡，改一天等我細細地想好了，才說出來吧。」於是把絞腦汁改名字的工作暫且擱起，仍談些別的閒話。桂鶯子初問勞生吃煙不吃，勞生連忙回答不會，隨又要搬些水酒和吃食到房裏來，請勞生享用。勞生就只好餓了，再有幾盞酒下肚，又坐著看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在側相陪，就漸漸的忘了形，自會放大了胆兒引動了興致也居然弄得一雞八兔的與那桂鶯子說了許多的話。看看談到黃昏時分，老婆子已掌上一盞洋油燈來，那水手在床上已抽足了鴉片煙，便向勞生催促道：「時候不早啦，你該怎麼樣，快說吧。」勞生以為是催他走，念著好容易止談得投機，為什麼却要別去，當着恨不得老實回答道：「忙些什麼，天色雖晚，但再多坐一半個鐘頭，夜深點上船也不緊。無奈說出

家又怕水手笑話、

武俠小說
山東綠林豪俠傳
著者 老慈

著者老

第五

義渡口投友小盟嫂哭天掛孝

又拉王二小姐的手，乾姊妹說了一回，定於一七出殯、出殯的那一天，請的本鎮白虎庵當家的，邀來七個尼姑轎送，吹吹打打，把邵府燈籠抬出東來門，葬在邵家祖塋之側，王二小姐送到塋上，親視下葬，脫去孝衣，回家換上素服，把家事叫秋香梅看守，又託史碧蘭乾妹妹照管照管，她隻身巡往湖北襄陽府茹家去，打聽還會是風雲砂掌的是誰，歸給她丈夫報仇，王二小姐走後，潘美玉也悶悶不樂，和掉了魂一般，原因邵府勝出殯的這一天，他聽見白衣庵的小尼姑，長的真俊，一張桃花臉，又粉紅又嫩生，不施脂粉，別饒天色，比史碧蘭脂脂美人，確有雅俗之分，細條身段，兩隻眼珠比電光還亮，眉又尖又彎，她那秋波一轉，能把魯男子柳下惠轉動了心，身穿棋子塊白納袍，落地香緞子鑲白邊，的昆虛得，走起來如蓮花風擺，飄飄欲仙，就是那小模樣冷冷的和冰霜相似，潘美玉覺着有齊桓公給他帮忙，憑他像姑似的小白臉，送給那小尼姑一個蜜夾壽星老，大約她不好意思不吃吧，趁着午陽樓秋生意很好，史碧蘭忙個不了，他悄悄溜出酒店，買了一封香和兩隻蘭花，金箔四提，手拿着香箔和蠟燭，從邵家小胡同繞道往北葉塔根西北角走去，還不甚遠，一里多地，聽見絲楊高掛雲際，隱隱的紅

說書
長篇

東花女潮

(一〇)

陳慎言

第二回 淡月庭中自憐孤影瘦 文陽塔下初試口脂香

子英又安慰幾句，才和王政一同出去，走到醫院門口，子英向王政問道，她的支捐是存多少呢？王政道：我還不知道，隨手把支捐打開一看，說道：一共五千元，現在須提多少款子呢？子英道：眼前不用多提，先提四百元就可以，說着，坐上自己的包車，先行回去，王政到金城銀行，提了款子，回到子英家裏，那位徐家明，得了子英的話，已在客室等候，由家明帶王政出去，把所有衣袋裏的木等項，分頭辦妥，晚上九點，偕同入房，送到長椿寺寄居，益君哭得死去活來，當晚由王政護送她到中國旅館，足足伴到半夜，才行回來，第二日，子英問過王政，知道一切事情，都已辦妥，下午又親到中國旅館，慰問益君，坐了二十分鐘才去，益君見子英如此熱心，非常感激，第三日，親到子英宅裏致謝，子英和益君談起，知道她在北平，沒有一家親戚，現在她姊姊已死去，一個人住在旅館，十分孤單，很替她可憐，當晚王政回家，子英和他談起益君的事，便道：我這裏還有兩間房子，何益君若不嫌離學校太遠，可以請她來這裏暫住一時，免得孤身一人，寄居飯店，難過，我看她實在太可憐了，你不妨把我的意思，和她商量，王政見子英如此熱心，喜出望外，說道：張先生如此照顧，她求之不得，那有不來的道理，子英道：我這裏房間是有的，還不算很壞。

天風小說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四日(第一〇五號)

社會
長篇

洛河血腥錄

(四七)

邊倉著

我也沒法子安慰你，現在車票已買好了，請你早點上車，過了一時，你的惡緒，或者漸漸淡忘了，德椿聽了，也沒有話說，和懷玉來到車內，幸而這一列火車，客人大不擁擠，懷玉和德椿在二等車上，佔了兩個座位，一路上德椿仍不住的長吁短嘆，火車走了兩天兩夜，到了彰德，德椿好似囚犯見了獄吏，心裏非常害怕，懷玉安慰道：你不用害怕，橫豎挨了一頓痛打，就完了，你若是怕在黃主任面前，說不出話來，他一定要可憐我們，串通瞞騙，到那時只怕還要惹出別的是非來，我們早看他的面，無論他如何威嚇詰問，我們須一口咬定，找不着永福，挨了過去，千萬不要把神色露出來，給他看出，德椿輕嘆玉再三叮囑，也知道這事關係很大，若是應付不好，爲了救人，反要害己，只好乍着膽子，和懷玉來到師部，德椿意思先要看過連青鏡，探明有什麼消息，再去見黃主任，懷玉不肯，說說說說終要見翁姑，索興見過黃主任，這件差事交代完了，再去見他們，說着，懷玉道：一連來到副官處報到，黃主任恰值出去未回，懷玉把奉命到北平，找不着永福的情形，對副官處李副官，說了一遍，李副官聽了，不住搖頭道：這事很麻煩，現在黃主任沒回來，等主任回來，再通知你們，德椿見李副官說時，面

很是不好。

清代武俠

鐵腕

與莊惠

橫掃蘇浙太常天國軍之勇將軍六飛索鐵流星 (十九) 未知是否如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兩袖輕輕，打包僧所贈竹葉，沿途失去大半，檢所存者，僅金竹葉十數個，入城詢問行人，該異久之，緣入山時在新秋，今已臨陽天氣，三月上巳，水邊多麗人時，且朝代更易，風俗變遷，道光年月，已易爲咸豐時憲書矣，出金竹葉，貨之錢店，燦燦十成赤金也，獲資小作負販，設雜貨肆於僻市，自思此行到金竹寺僅淹

留五日耳，人世已歷五年，仙家歲月，無惑乎劉晨阮肇，顧老於天台山也，某晨坐車門，晤一中年丐婦，攜一妙齡女子行乞，過我門前，我相我四，我方愕然，而婦呼女已叩頭於地，泣曰：天佑善人，恩公尚在人世耶，審視再再，恍然大悟曰：女土匪孫玉芝耶，自禁錮若女，急促之入內室，詳詢原委，婦曰：虎頭，其子告於官，捕得凶手如恩公狀，問成死罪，不料威決時，一刀人頭落地，而尸忽然不見，妾感公恩，乘夜盜首歸葬，埋破土而首竟變爲荷花燈，官方驗李虎生前惡霸，亦僞爲無聞。